



谁家天下的眼睛

上卷

SHUIJIA TIANXIA

HUADIE DE YANJING

谁家天下 匪舞◎著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没有婚姻，那我们的爱情将死无葬身之地
我穿越千年，只为执子之手，厮守终老
因为你就是我的天下

谁家天下

匪舞◎著

上卷
化蝶的眼睛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谁家天下 / 匪舞 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8.1

ISBN 978-7-80228-510-1

I. 谁... II. 匪...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9280 号

谁家天下

作 者: 匪 舞

策划编辑: 田 杨

责任编辑: 吕 晖 李 林

装帧设计: 80 零·小贾

版式设计: 门乃婷工作室

封面插图: 庞 坤

内文制作: 尚 思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(100037)

总编室: +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(传真)

发行部: +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(传真)

网 址: <http://www.nwp.cn> (中文)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 (英文)

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10 6899 6306 frank@nwp.com.cn

印 刷: 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220 千字 印 张: 17

版 次: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510-1

定 价: 25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楔子

相思双手环胸飘在半空的结界中，恨不得咬死眼前这个正在喋喋不休的老鬼。

是的，是老鬼，六殿阎君，没个千儿八百年是混不到这个位置上的，他当然得算是老鬼！

“你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好混歹混，总算是苦尽甘来了，你却在我新婚之夜把我的魂给勾了出来，见不得我好是不是？”相思咬着牙恨恨地问道。

“不敢，不敢，我也很委屈啊，为了你这点事儿，我都被罚了七百年了，我现在连西北风都喝不着了，小姑奶奶，求求你了，你就大发慈悲，再救我一回，挪挪地儿，我帮你换个太平盛世，让你享清福去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救救你？那谁来救救我呢？想当初，在二十一世纪的时候，虽然世界上偶尔也有局部战争，可是这战火怎么着也没烧到我头上，就因为你们家那个不开窍的小鬼乱练勾魂术，结果弄得我有家回不得，也因为我年纪小，见识浅，被你们忽悠到这个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、今天打仗、明天死人的时空来

替人顶缸受罪，好容易有点盼头儿了，你现在居然又要把我发配走？没那么容易，上次是因为你那笨蛋儿子不小心把我的身体给炸飞了，我不得已才答应转世到这个时空的，可现在我这一世的身体还好好着呢，你老老实实地把我放回去，咱们一切好说，要不然，这官司打到天庭我也要讨个公道！”相思越说越气，双手握拳在他面前挥舞着，毕竟这些年没白白修炼，拳头带起的风声愣是把那老鬼吓得倒退了好几步。

“小姑娘，真要告上去，你也一样吃不了兜着走，你这一世可没少惹事儿，该死的人你救了，该活的人你杀了，把这个时空未来几百年的历史改了一个一塌糊涂，我们地府怎么着也得忙个一两百年才能把那些错误给修正过来，这要是告到天上去，我们日子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，指不定让上边给你判个什么罪过呢，咱们私下里悄悄解决了，对谁都好！”这老鬼小心翼翼地说话，话里带着点威胁的味道。

“哼！这关我什么事？是你们把我扔到这儿的，我又不知道这个鸟地儿的历史是怎么样的，改了那也没办法啊，这怎么能怪到我头上？那些人脸上又没写着哪个该死，哪个不该死，我怎么知道哪个能救，哪个该杀？你们日子不好过，那是应该的，我日子还不好过呢，我招谁惹谁了？你以为我把自己嫁掉容易啊？第一次，我刚相中了一个适合结婚的对象，正打算好好培养感情呢，就死在了你儿子手里，好歹那次感情不深，也就算了。可是这一次，在我的新婚之夜，我又死在了你手里，你知道我为了把自己嫁出去费了多少心血啊？这世上好男人有多不好找你知道吗？我好不容易遇见了好苗子，培养得根正苗红了，马上就能开花结果了，你们却让我莫名其妙地死了，这可都是我的心血啊！你们赔给我！”相思说着都想哭。

“爹，跟她啰嗦什么？用缚魂索绑了，灌她一碗忘情水，拉到地头一脚踹下去不就完了吗？一个小小的黑色身影缓缓地浮现在结界里。

相思一听这话，气得浑身发抖：“你这个臭小鬼，如果不是你乱搞，我能有今天吗？你还敢说这些风凉话，你找死啊？”相思伸脚踹了过去，可惜，被那小鬼躲了过去，害得她差点摔个跟头。

老鬼连忙把他儿子护在身后：“那个，先礼后兵嘛，如果实在说不通，那也只好用这个法子，不过，姑娘这么聪明，应该不会做出不理智的选择吧？！”

这对可恨的大小鬼，真是狼狈为奸！

相思瞪着他们的双眼都快冒出火来了，不过转念一想，虽然这一世修炼了二十多年，但魂魄离体的她还真斗不过他们，常言道：改变能够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！既然他们是铁了心不让她回去了，那就只能要求点实际的好处：“让我老实实在地转世也行，不过，我有条件！”

“什么条件？”父子俩异口同声地问道。

“第一，我不喝忘情水！”相思不想忘记，如果没有了爱、没有了恨，没有了曾经经历的过往，那么更显得她曾经为命运所做出的种种让步太不值得……

“这不行，”老鬼立马摇头，“上次就是因为这小子忘了让你喝忘情水，才在这儿搞出这么多事来，这次绝对不行！”

“不行啊？那算了，反正只要我不愿意，离魂七天内你们就是用缚魂索绑了我，也拉不走，我就在这儿跟我那没缘分的相公再续一段人鬼情，你说，如果我跟他说，他杀够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人就可以跟我见一面的话，他以后会不会就把杀人当兴趣呢？不过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就算他天天杀、年年杀，那又能杀多少呢？人生一世，也不过百八十年，他杀的再多，能有多少？也不过让你们多忙乎几百年罢了，是吧？”相思挑着眉，一副漫不经心的表情。

“你！你这种人就应该直接打入十八层地狱！”老鬼一副想冲过来跟相思PK的姿势，不过，被小鬼头拉住了。

“好了，好了，不喝就不喝吧，反正上次也没喝，这次也就算了吧，一回生，二回熟……”小鬼头打着圆场。

“什么叫一回生，二回熟？有这么做事的吗？这要是被你大伯知道了……”老鬼还没说完，就见那小鬼咬着耳朵跟他嘀咕着什么，相思侧着耳朵使劲地捕捉着他们的只言片语。

“爹，算了，她说什么都答应她好了，咱悄悄地把她送到八叔的管区去……”

“被你八叔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？”

“先送去再说，人到地头死，八叔还能把咱俩怎么样？到时候咱死不认账也就是了，反正她也不是登记在案的……”

“嗯，也有道理……”

一会儿，这老鬼就眉开眼笑地直点头：“好，好，好，不喝就不喝吧，算是我们对你的补偿好了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一起提出来吧！”

他突然间变大方的态度，让相思有种上当受骗的感觉，不过，便宜这东西，虽然占多了等于吃亏，可是能占的时候，还是不占白不占的，所以，相思轻咳了一声，清清嗓子接着说：“第二，家世要好，靠山要硬……”

“行！没问题！”父子俩异口同声。

“还有就是，我要生在太平盛世！我要过太平日子！”

“好，好，好，没问题，我保证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绝对能过上太平日子！咱们快走吧，不然就赶不上趟了，符合你要求的现在就有有一个，如果这个没赶上，就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，你也不想被关在返魂袋里等机会吧？”老鬼谄媚地说。

“我的要求都能满足？不是骗我的吧？”相思有些怀疑地问。

“怎么会呢？咱们现在可是在同一阵线上，骗你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说是吧？”小鬼头接过话茬，边说边拉着相思朝已经打开的结界通道走去。

当通道缓缓关闭的时候，相思忍不住回头看去，大红的罗帐仍然模糊可见，依稀看到那人正紧紧抱着曾经属于她的身体，用尽全身力气只写出了一个“痛”字，一滴泪缓缓从相思的眼角滑落：“我还能够再见到他吗？”她轻声地问。

“唉，各人顾各人吧，这以后的事就要看你们的缘分够不够深了……”

六殿阎君心里也有些酸酸的，这两个人的情他全看在眼里，也为他们惋惜过，只是世事难如人愿，他这个鬼能做的就更少了。

相思闭上双眼,把那人的音容相貌深深地、深深地刻在心里,让那种痛慢慢地在身体里蔓延:“如果忘记,可以让你更好地活下去,那么,请忘记我吧……”许下了这一世的最后一个心愿,然后,向前走去,迈向未知的未来,不知道前面等着相思的会是什么?

目

录

谁家天下

上卷 化蝶的眼睛

楔子

第一章 身世浮萍 / 1

第二章 脱身 / 25

第三章 长安路漫 入府立威 / 55

第四章 诱敌 / 93

第五章 天命? / 119

第六章 交锋 / 153

第七章 翻脸 / 179

第八章 要犯? / 207

第九章 有仇必报 / 237

第一章 身世浮萍

北
大
人
生



“扎死你！扎死你！扎不死你也要让你没好日子过！”一个小女孩儿手里握着一根钢针，坐在地上努力地蹂躏着一个半尺大的布偶。

布偶一身标准的六殿阎君装束，如果这还看不出来布偶是谁的话，那布偶胸前“六殿阎君”四个浓墨重彩的大字也会让人清楚地知道惨遭虐待的家伙是哪个了。

没错，这个小女孩就是转世后的相思，如今她可有一个超级嚣张的名字——天下！

自从已经变成天下的相思能握得住针以来，已经扎坏了很多个布偶了。

这些年来，她都不知道诅咒了多少次这该死的命运。

知道现在是什么年代吗？

隋朝！承前启后的隋朝！

三代皇帝一共才坐了三十八年的江山，文帝登基后十年才算是真正地统一全国，而后勉强有几年太平日子，当然，这太平也只有那些富贵人家才能享受，平民百姓的日子一样是苦不堪言，所以后来才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！

如果对以后的事情一无所知的话，那天下或许还可以对现在的安稳生活感到满足，可是，她虽然记得不完全，却也有五六分印象。

想当初那老鬼还说什么“只要你愿意，就能过上太平日子……”，现在已经是开皇十八年了，杨坚都已经做了十八年的皇帝了，这大隋朝都已经完了快一半了，再过几年这世道还不定乱成什么样子呢，你说她这要上哪去过太平日子啊？

虽然家世真的不错，可是越是这样越让她担心。钱，那是什么？那是惹祸的根源！偏偏她们家什么都缺，就是这祸根多得数不清！身处乱世，越是拔尖儿的家族，越难全身而退，让她怎么能不恨？！

心里想着，她这手上可一点也没有歇着，狠狠地扎下去、拔起来，再扎下去、再拔起来，直到浑身发热才停了手。

“啊”——每天例行发泄之后，总是感到无比的爽快啊！天下站起身来

拍了拍裙角的土，一脚把布偶踢到墙上，手里的钢针脱手而出把布偶钉在了那里。她挑了挑眉，又恨恨地看了布偶一眼，才转身离去。

她家住在山东平阳县，离长安那真算得上是天高皇帝远了。不过山东这地界儿也不好混啊，人们不是常说“山东出好汉”吗？好汉是什么？这年头的好汉，那可都是占山头的！你说，她住在这样的地方，能安得下心吗？

不过，她家的实力真的不差，大名鼎鼎的天一阁主就是天下的娘——云殊！

其实这天一阁在大隋地面上也称不上什么大名鼎鼎，一千个人里也不一定有一个知道的，所以呀，这不知道呢，也不能说你是孤陋寡闻，只能说你是档次不够。要知道，这天一阁那可是大隋首屈一指的——大消息贩子！身份不够的人，别说找他们买消息了，就是他们的大名恐怕都没听说过。

唉！看看，住的地方危险不说，连从事的行业都一样的危险，真是让人不省心啊！

天下从出生起，过的日子那叫一个颠沛流离，一个月换三个地方住那都叫常事，从会说话就开始认字，从会走路就开始习武，从会逃学就开始参与天一阁的运作，这中间琴棋书画是一样也没拉，就这样没日没夜地“熏陶”着，这样的“太平日子”还真不是普通人受得了的。天下这也算得上是“厚积薄发”了，有前世的素养在那里打底儿，总算是挨到了现在。

“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我能不能简简单单地做人啊？”天下忍无可忍地大喊了一嗓子，把胸中的郁气全都吼了出来，然后抬头看了看天色，是时候去练琵琶了，要是去晚了美人儿娘亲又要不高兴了。

她从三岁起，天天跟着她的母亲云殊学琵琶，据说云殊的琵琶弹得那也算是天下一绝，可惜，在云殊的高压教学政策下，她感觉到的“绝”，跟别人口中的“绝”，绝对不是一个概念。

天下拎起裙角一路小跑到了清音坊，就见云殊已经在那里等着了。

云殊很美，细致的肌肤，让人根本看不出她已经是四十出头的人了。松松地挽着云髻，身上披了件淡黄色的长袍，一派慵懒闲适的模样。

“又来晚了。”云殊淡淡地说了句。

“我忘了时间了。”天下也学着云殊的语气淡淡地说。

“你把昨天的曲子弹一遍给我听听。”说着，云殊把脚边的琵琶递了过来。

天下伸手接过来抱在怀里，在云殊身边坐下试了试音，然后指尖流淌出一串串清脆的音符。凭心而论，天下是很喜欢音乐的，上辈子学过钢琴，上辈子弹过古筝，就是这辈子再多学一样琵琶也不算什么，只是人都是有叛逆心理的，云殊越是逼她，她就越不想学，但尽管如此，她如今的造诣也不算低了，看着云殊越来越满意的眼神就知道她进步神速。

一曲《阳春白雪》听得云殊频频点头，嘴角也有了些许笑意。

其实，有时候天下难免疑惑，她会不会弹琵琶、弹得好不好，真的这么重要吗？虽然平时要学的东西很多，可是云殊明显的最重视她琵琶弹得如何，真不知是什么道理。

“天下，你过来。”云殊对着天下招了招手，她忙放下琵琶，走到云殊身边。

云殊轻轻地揽她入怀，她们母女已经很久很久都没有这么亲近过了，天下的身体不免有些僵硬，可是当云殊温暖的手抚摸着她的背脊，瞬间就让她放松了下来。

“天下，娘有封信，你帮娘送出去好吗？”云殊虽然用的是问句，但神情里却有种不容回绝的味道。

“什么信啊？要送给谁？”天下有些好奇地问。

她此时不免胡思乱想了起来：什么信能让我去送呢？阁里随便哪个人只怕都比我送信要稳妥些吧？这其中一定另有玄机，这封信一定非同一般，收信的人又会是谁呢？会不会跟我的身世有关呢？我长这么大都没有见过爹，娘也从来没有提起过他，单从偶尔听下人们传来的小道消息看，我还真有点来路不明，跟了娘十几二十年的人都没有见过我爹，那他们之间想来是不可能有什么婚礼了，而从娘的身份背景来看，我这个爹的来历还是很值得期待

的……

天下正在瞎猜乱想，云殊从身后的长几上取出一个锦盒放到她手里，说：“你去趟登州，把盒子里的信交给靠山王杨林。”

靠山王杨林?! 刚回过神儿的天下差点没把手里的锦盒给扔到地上去。知道隋唐这段历史的人，谁不知道杨林的大名？这封信居然是给他的？

天下拿着锦盒翻来覆去地看，盒子很精致，严丝合缝地锁着一把小金锁，挺神秘的样子，有点意思，天下心里好奇到了极点，可是脸上却装出了一副为难的样子，说道：“靠山王不是那么好见的吧？怎么不让别人去啊？我能行吗？”

云殊伸手摸了摸挂在她脖子上的玉牌说：“带着这块玉去，你一定可以见到靠山王，这事儿非得你去办不可！”话里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，也没有半分解释清楚情况的意思。

天下这会儿头都有点大了，心思翻转：难道我娘跟这靠山王有什么不清不白的关系？我这出生就戴着的“狗牌”居然也成了信物了，这都是怎么回事啊？印象里靠山王杨林好像是一辈子没娶媳妇儿啊，会不会又是一个痴男怨女的爱情故事啊？

秘闻！天大的秘闻！天大的秘闻就要现世了！天下想着都有些兴奋了起来，忍不住伸手摩挲起脖子上的玉牌，这玉牌她从生下来就戴着，上好的汉白玉，半圆的造型，外边镶着圈金边，正面就简简单单地刻着“天下”两个字，反面是她的生辰八字，就这么个一点艺术观赏性都没有的难看东西，她这几年都只拿它当“狗牌”带着，原以为它除了认主儿就没别的用了，没想到今天它居然变成信物了，而且还是见杨林的信物，这上面会藏着什么秘密呢？

掂量着手里的这个锦盒，天下暗暗盘算着，呆会儿一定要试试看能不能悄悄把锁打开，她对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好奇到了极点了！

当然，她的内心深处其实对杨林更为期待些，不知道这鼎鼎大名的靠山王是什么样的人呢？

天下呆呆地看着手里的这张所谓的信，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地翻了好几遍，愣是一个字也没找到。

无字天书?!这也太伤感情了吧?她本来还以为是什么了不得的内容，所以才上的锁，结果却是白纸一张!

不过，她又隐隐感觉，事情看起来并不像这白纸一样简单。

杨林是谁?那是隋文帝杨坚最看重的亲弟弟，大隋的靠山王，权倾天下的兵马大元帅，掌管了大隋三分之二的军事力量。

而天一阁势力再大，也只不过就是混迹于江湖的一个组织，云殊岂会平白无故地送张随处可见的白纸给靠山王杨林?而她胸前的玉牌又怎么可以让她见到杨林呢?

一路想下来，天下的疑问最终归结在：天一阁于大隋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?

莫非——天一阁是朝廷控制江湖的一枚棋子?想到这里，天下心里一惊!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只怕离她所渴望的安稳生活就真的越来越远了!

“姑娘，车已经备好了。”门外，侍女沁月过来回话。

“嗯，知道了，吩咐下去，这就起程。”天下连忙把白纸放回锦盒，把锁原样锁好塞进了已经准备好的包袱里。

沁月在外面小声地传了话就转身进屋帮她打理行装。

“娘都让谁跟着我?”天下有些心不在焉地问，心思还纠结在那张白纸上。

“夫人刚才叫了侍书和侍剑过去准备马车，想必是让他们陪着姑娘吧，唉，夫人也真是的，那两个半大小子怎么会服侍人啊?要不，还是奴婢去求夫人让奴婢跟着姑娘去吧，姑娘头一次出远门，沁月实在是不放心……”

天下挥了挥手打断了沁月的话：“什么出远门啊，平阳离登州还不到一百里呢，咱们家的马车跑上大半日也就到了，要是顺利的话，一天就能打一个来回，娘让侍书、侍剑跟着，自然有她的打算，你不要多话!”

她平时难得这样严肃地跟沁月说话，这沁月虽然只是个十二三岁的小丫头，可却十分知道轻重，当下低着头再不敢吭声。

侍书、侍剑是云殊派来监督天下读书、练剑的侍童，年纪比沁月略略大一些，功夫已经练得有模有样了，但却几乎没出过门，云殊这次居然派他们跟着去登州，实在出乎天下的意料，她是越来越猜不透云殊想做什么了。

不过天下隐隐感觉到，此行一定关系着一个重大的秘密，而这个秘密很有可能会影响她的一生。

马蹄纷飞，一路无事，就在天下的胡思乱想中，他们三人进了登州城。

天色已经有些晚了，一进城侍剑就把马车停在路边问：“姑娘，咱们是先上靠山王府，还是先去客栈？”

天下挑开车帘看了看繁华的街道，笑着说：“先去客栈吧，娘又没说让咱们什么时候回去，正好可以逛逛登州。”

侍书皱了皱眉头，似乎想说什么，最终却忍了下来，天下也就当做没看见，侍剑却一脸兴奋地驾着马车三拐两拐地来到一家酒楼门前。

“姑娘，我来前就跟赵大打听过了，这家望海楼可是登州最大的酒楼了，而且他们的客房也是最干净的，赵大说如果咱们赶不及的话，歇在这儿是最好的，不会委屈了姑娘。”侍剑一脸的得意。

天下轻笑了一声：“你是不是路上故意走得慢些，好在这里住一宿吧？”

“哪有啊？姑娘可别冤枉我，您是坐在车里没看见，这一路上马蹄子都快飞起来了，我要是再赶得急一点，路上人见了咱们恐怕都以为是见了神仙呢！不信，你问侍书！”侍剑说得有些夸张。

“好了，别说了，既然要宿在这里，还不赶紧去里面安排，难道等着姑娘去吗？”侍书说着瞪了侍剑一眼，暗示他收敛一点。

别说，侍剑还真吃他这一套，立刻从马车上跳了下去，望海楼的伙计早在车旁候着了，见侍剑下来，忙把他手里的马鞭接了过去，问道：“小爷是要住店吗？您几位？要几间房？”

侍剑挠了挠头，有些不知所措地看了看侍书。

侍书从车上下来，问伙计：“有没有安静点的偏院？咱们有女眷，不方便跟旁人挤。”

“有的，有的，您真是来巧了，刚刚有客人退了院子，已经收拾干净了，您现在就能住进去。”

“姑娘，那咱们就住在这儿吧？”侍书恭敬地让天下决定。

“好，就这儿吧。”天下点了点头。

侍书听她答应了，连忙掀开帘子，扶着她下车，又让侍剑招呼伙计把车上的行李搬到了房里，马车自有酒楼的人拉到了马房去。

这是天下这辈子第一次离开平阳县，处处透着久违的新鲜感。拒绝了侍书回房用饭的建议，天下兴奋地拉着他进了酒楼的大堂，虽然还不是正点吃饭的时候，望海楼里却已经是高朋满座了。

他们一进来，就有伙计过来招呼：“您两位？”

“后头还有一个呢。”天下笑着支应。

“那您楼上请，楼上还有空座。”伙计把他们往楼上带。

“咱们在这里用饭怕是有些不便吧？姑娘——”侍书皱着眉头四下里看了看。

那伙计倒也伶俐，立马就接上了话：“姑娘要是嫌在这外面不方便，这边儿还有雅间”

天下瞪了侍书一眼，对伙计说：“不用雅间，雅间哪有外面热闹？坐这儿就正好！”说着她在靠窗的空位坐了下来。

侍书眼神一暗，没再说什么，挨着天下坐了下来。

“两位想用点什么？”伙计勤快地抹着桌子。

“捡着你们的招牌菜上好了，另外再泡壶好茶过来。”天下挥了挥手把伙计打发了下去。

四下里看着这陌生而又熟悉的环境，心里五味杂陈。曾经，闲暇时她最爱跟那人坐在这样靠窗的位置把酒临风、浅吟低唱，如今，她仍坐窗前，可是那人却已不在身边。往事总是这样突然地浮上心头，让人防不胜防，心却一